

忆 往昔

□ 王妙瑞

如有一碗好汤，没菜我也吃得津津有味，比如菠菜猪肝汤。40年前它属于营养汤，我在老市府大楼上班吃不到，但马路对面九江路上的市化工局食堂有买，2角5分钱一碗；我托熟人买了饭菜票，一汤一饭，吃得心满意足。

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广州开会，每天的午餐和晚餐很丰盛，先端上桌的是一大盆美味鲜汤。邻座的河南同行说，这像是花木兰替父从军打头阵啊，于是谓之“木兰汤”。饭前汤颇有开胃效果，老广会吃名不虚传。我出差西安也喝过荷花汤，可说是红烧肉的绝配，一口汤入嘴，油腻全无。荷花是杨贵妃的最爱，一碗鲜美的“贵妃汤”，将我“醉”了好久。

退休了，自己学烧一碗好汤。凡偷懒烧的汤，仅为应付润喉之需，会让一顿饭吃得比较扫兴。比如快到饭点了，急匆匆在小锅里放点开水，倒点袋装榨菜，打一只鸡蛋。这样的汤端上桌，有如被辞退的打工女脸色尴尬，只

喝汤随想

好将就喝了。讲究的人家一年四季烧汤，经常翻花样，既调节口味，也有益养生。

煲汤是一个费时过程，好比一场恋爱，心诚抱得“美人”归。高汤在文火中升华，最终或清如泉水，或白如牛奶，浓缩的精华堪称“超女”，无比鲜美。那年去成都旅游，品味了仰慕已久的“开水白菜”，据说汤要熬好几天呢，一碗“开水”价值不菲啊。我难以仿效饭店做法，另辟捷径。上网花几百元买了一瓶著名的台湾茵油，往碗里倒一小调羹，放几片煮熟的娃娃菜，熬好的大骨汤一冲香气扑鼻。自制的“开水白菜”味道也不错，而成本降至8元。花同样的钱还能烧一碗“草原羊汤”。一把鸡毛菜像青草一样碧绿，土豆片像羊群一样奶白，再加几片牛肉，浇点芝麻油更香了。心情一愉悦，哼起了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曲子，这就是好汤带来的生活乐趣。“白青和汤”也营养爽口，烧法简单。白蘑菇配几朵墨绿的西蓝花，汤底要先熬制好。汤名源于《白蛇传》的主角白娘子和小青的故事，我各取一字，

听着名字不加芝麻油汤也香着呢。

家里的一碗汤，映照出不同时代的生活区别。当年穷人家的饭桌上清汤特别多，没有油水，碗里漂着几根鸡毛菜，像三毛头上的稀疏毛发，谓之“三毛汤”。早点留下的半根油条中午见，剪成小段放入碗中，倒一点红酱油，开水一冲，酱油汤端了上来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烧汤的好料品种繁多。秋天莲藕上市，我常烧“西施汤”，藕片白如肤，肉排鲜香浓，撒点枸杞色更艳。偶尔也会外出喝碗好汤，如王阳明游览过的安徽含山有“玉姿仙鹤”汤。与老友们奔波400公里，去品味传承近300年的“仙汤”。到达饭店，停车场上满是来自长三角各地的私家车和旅游大巴，见到的几乎都是老年人，也许和我一样，是为弥补“贫汤年代”的缺憾而来吧。走进当地规模不小的“老鹅村”，原来“玉姿仙鹤”汤就是老鹅汤。圆台面上没有菜，就是一锅老鹅汤。啧啧，如此鲜美的汤从没喝过啊。

人老了，汤也越喝越香了。其实类似感受又何止是一碗汤呢。

好 家 风

吃 相

□ 侯宝良

上海人讲究吃要有“吃相”，从吃相就可看出一个人的家教。吃相还会影响到公众对一个人平常行为及说话态度的评价，常听讲：“依看看伊迭能的吃相吓人哦，少跟这种人搭讪。”嗨，“吃相”难看的人还会影响其谈恋爱找工作呢。

小梅当初“毛脚”上门，吃相难看，小梅爷娘看不惯。上了台面没等大家坐定，“毛脚”倒先举筷就近夹了块肉放进嘴里。小梅见老爸皱眉就轻轻碰碰男朋友，小梅妈只好微笑打圆场：“都是熟人，没啥。”这仁兄把客气当福气了。出于好客，上菜总是先送到他面前，看，碗没放下，他的筷子早就伸进碗里了。事后小梅多次提醒，男友还以为她规矩多。小梅想起平时聚会时，作为客人的他也总是狮子大开口地点菜、要酒，人家多次非议。与这种人厮守终身，靠谱吗？三思后，小梅只好跟他“拜拜”了。

男人吃相难看惹人“触气”，女人的吃相刺眼，同样叫人心生不快。徐娘半老的顾阿姨刚刚退休，凭她能说会道的本领，应聘到一家私人公司做接待。有次工作会餐，性格爽快的顾阿姨，话讲得口水滔滔，拿调羹舀汤的兰花指跷得比杨丽萍孔雀舞里的手势还经典，旁若无人地幅度相当大，有人只好停下筷子来“欣赏”。吃完烤羊排后的手势，更加不忘“鲜得来”招牌式的吮手指，舔了拇指舔食指，起身后还习惯性地用油腻腻的手朝自家头发上揩。老板直摇头：“虽说阿拉小公司，可是事关企业形象，还是请她歇歇吧。”

吃相好比是每天做人的腔调，往大里说是他的人品，老人一向重视从小教育子女要有吃相，吃饭有严格的规矩：要先招呼长辈落座，看长辈举筷后晚辈再拿筷、主动给长辈或客人添饭、吃菜只夹各自面前的，不好专挑自己喜欢的，更不好随便拉近菜盆。筷子不许敲碗盆（这是讨饭动作）。吃饭、喝汤嘴巴不许晒出声响等等。去做客吃相更谨慎，不自作主张提要求，客随主便。

现在有人对吃相不当回事。要知吃相，就是自己的人相啊。

闲 暇 时 光

陪伴“五色猫”

□ 王芸萱

白的、黑的、黄的、灰的、棕色的流浪猫，一共五只，躺在小区路边晒太阳，我脱口而出像一群“五色猫”。

这群猫原来住在新小区旁边的城中村，五六年前动迁时，居民们搬走了，却把养了多年的猫留下自寻出路。我在楼上看到被遗弃的猫钻进了小区的后门，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。起初旧房未拆，它们在夜里回到自己老家睡一觉。后来施工队进场开挖地基，猫就在新小区长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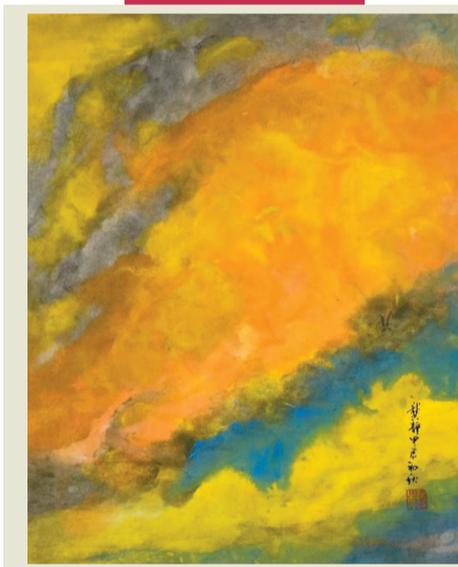
和我同楼的宋阿姨充满爱心，管养起了流浪猫。她养过宠物狗小宝16年，现在养这一群流浪猫6年，投入的精力和财力远超养狗。去年流浪猫患了传染性很强的猫瘟，吃药不管用，送宠物医院吊针。而病猫有好几只，光这项支出就花了上万元。很遗憾一只漂亮的雌猫“红颜薄命”，没能救过来。后来又来了一只，与病死的那只猫很像，“五色猫”不缺色也是缘分。

宋阿姨退休后，被一家单位聘用，收入一半用在读研究生的女儿身上，一半花在养猫的开销上。她新买了一只方形拉杆箱放置宠物用品和食品。给猫喂食早上和晚上各1次。从没让流浪猫饿过一次。强台风来了，夜里她下楼去“查猫铺”，猫听见猫妈的脚步声一动不动，意思是安全呢，放心吧。

宋阿姨会开车，节假日却出游不成，她在小区为猫“加班”。天气冷下来了，猫吃热的食物有利于增

强抵抗力，她每天把鸡胸脯煮熟，撕成细细的小条放入保温桶里下楼喂猫。还买来猫粮罐头等为猫调节口味。猫也实行分食制，一猫一碗，颜色不同。

一天晚上我外出回来，小猫跟在脚后，看来它想上楼。开了大门，我招呼说进来吧。流浪猫不像宠物狗，从来不肯乘电梯，它沿着楼梯的台阶轻松上去，到宋阿姨家的门口叫几声。真是乖猫，来道一声“晚安”的吧，然后下楼去了。7月一天，宋阿姨开车去上海博物馆，参加古埃及大展“奇喵夜”活动，她特意带了“五色猫”中的一只老猫，到外面见识友好接待它的广阔世界。



无题（水粉画）
龚静作

地铁车厢里的速记

□ 孙卫星

地铁车厢犹如“万花筒”，折射出沪上众生相。略记一二，聊以补白。

■ 清晨读书郎

清晨6:30。临近“大雪”节气，早班地铁开动了，天色尚未大亮，小小读书郎却络绎不绝地去赶地铁了。车厢里并不拥挤，小男生一入座，便相互倚靠着又“睡”了，似乎抓紧时间养精蓄锐；小女生却很用功，默背英语单词，琢磨几何题目；有的还在抄作业。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并不轻松，也许听够了太多的唠叨：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所以，他们赶地铁时也带几分凝重。

■ 有人赶路忙

早晨6:50。铁路上海站，一队头戴

安全帽的民工转乘地铁1号线。地铁车厢里尚有余座，农民哥们谁都没有争先入座，生怕会“蹭”着其他乘客，迷彩色工装上染着不少泥尘，变得更加迷彩。有个睡眼惺忪的工友问多久才到莘庄，工友们咧嘴一笑：“还有好多站。昨晚卸车你太累了，你赶紧再眯一会儿！”听着这番对话，有对中年夫妇起身让座，农民哥们却笑着摇头：俺习惯了，蹲着也能睡着呢。

■ 白领忙补妆

早晨8:50。地铁2号线很是拥挤，一名白领姑娘坐稳后，从坤包里掏出粉盒补妆，她对着小圆镜，往双腮上擦粉，还用眉笔细描蛾眉，再勾勒唇线……邻座的老太太说：“现在年轻人蛮辛苦，化妆打扮也没辰光。”正在描眉的姑娘莞

尔：“阿拉在陆家嘴金融区上班，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，还要培训充电哦！”老太太笑了：“年纪轻忙点好，说明依蛮有出息额！”

■ 父女情深图

地铁10号线的车厢里，有个脸庞黧黑的中年汉子胡子拉碴，身旁轮椅上坐着红衣少女，脸颊瘦削过于苍白。中年汉子死劲攥住轮椅车把，欲把孩子安危攥在手里。

列车匀速行驶着，车门玻璃犹如明镜映出了轮椅少女，只见她面对车门玻璃，整理着红围脖、梳理着马尾辫……瞅着轮椅上的孩子，提着CT片子的中年汉子红了眼圈，低声提醒孩子“医院快到了”，他梦想女孩能重新站起来吧！